



自发性的非正式城市 ——有关“更新”与“应变”的城市阅读方

Spontaneously initiated by γ -radiation

高千惠 Gao Qianhui

美国著名的左派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英译本的后记中指出，被西方学界公认“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及“城市社会学理论”重要奠基人的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曾视城市空间不是通常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的建构过程。

列斐伏尔的论述与其《空间的生产》一书，至今已是当代城市研究的经典。对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空间性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他提出“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把空间分为不同的存有和发展概念，其阶段包括自然状态的绝对空间、神权状态的神圣空间、政治体制下的历史演进空间、政治经济流通下的抽象空间。在今日，于唯物历史观中，有关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生活意义的对立和折变，以及在差异性的空间中，如何重估具差异性的生活经验与其未来的发展，已是21世纪社会文化与生态的重要研讨课题。这样的课题，的确无法用唯心的或抽象的形容来概括。

在视觉文化领域，当“城市空间生产”要被微缩在一本期刊杂志或一个展览来讨论时，编辑和策划者如何用一种公众可以介入的方式，将其相关信息与发展呈现，也必需寻求新的年代策划途径。2010年，“城市中国，非正式的城市”(Urban China: Informal cities)一展，便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生活意义的一种唯物对辩。

走进芝加哥当代馆展区，展墙以杂志平面放大的形式，出现以下的涂鸦文字和图式：“男同志保险裤”、“粉红色和巧克力色的土产威而钢”、“姜汁可乐”、“火柴手枪”、“私家侦探二奶克星”、“祖母名医专治女性功能早衰”、“塑料皮鞋(Plastic leather Shoes)”、“你绝情我无意”、“好心人帮个忙吧”、“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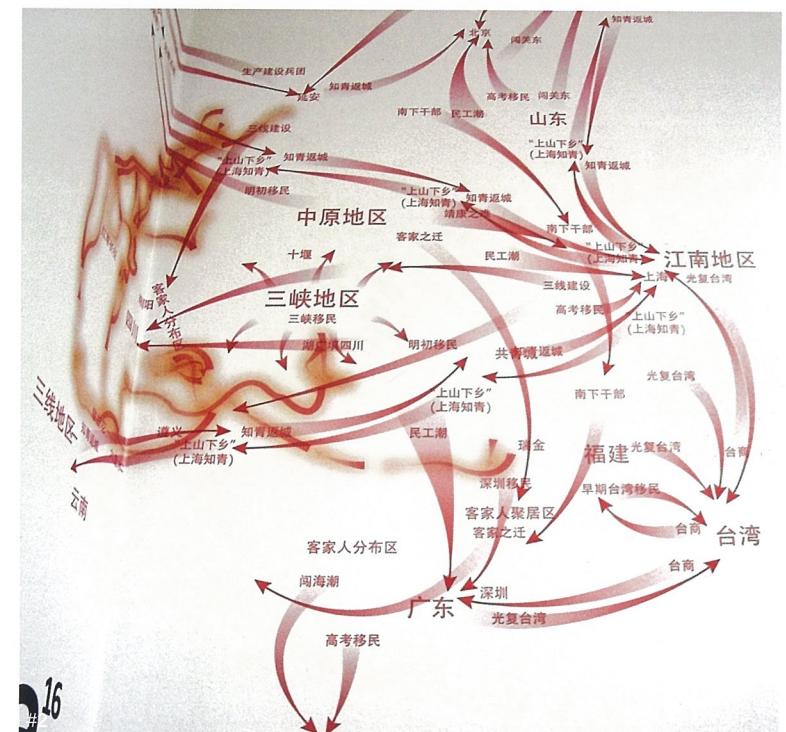
市首选物资：手机和劳力士手表”等等。当你再翻开文献刊物时，你看到中国东北有荷兰村、深圳有迷你世界村、巴黎铁塔处处有分身、房地产广告乃以凡尔塞宫、罗浮宫、威尼斯等外地名胜为命名。

这些建筑物出现在一种“新农村”外的景观里，或与三、四层的土洋房比邻，而这些改良式的洋房，因应地理天候所需，也出现了一些原产地不会有地域景观。例如，骑楼变成开放车库，门窗出现混搭装饰，机车改装成拖车，杂货铺改称为公活超市。再阅读现场留下的观众参与意见，也会读到“台湾不是中国城市”的两岸观点。“城市中国，非正式的城市”一展，显然把近二十多年来有关中国城市的看法，不加包装地剥活现。这些景观不是单纯的城乡差距，它们充满庶民生活的应变创意，也呈现出新旧社会结构里，超越“现代化”的历史制度问题。

作为一本课题性的研究杂志，因涉及政治、经济、城乡规划、建物、艺术、社会生态、商业形态等层面，《城市中国》杂志在2010年成为美国三大当代美术馆：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洛杉矶汉默美术馆(Hammer Museum)、芝加哥当代美术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hicago)的合作对象。这一份才创刊五年的视觉文化刊物，不管是从杂志编辑方针和策略，或是美术馆的挪用和合作上看，它的社会意义诉求和知识上的总动员，已从建立地区的生活文件跨越到国际前卫艺术的研究材料，其本身亦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状态的讨论对象。

在展览形式和内容上，“城市中国，非正式的城市”(Urban China: Informal Cities)一展乃以影像输出的方式，展现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区域，在城乡的蜕变中，人民会因应现实而产生种种生存的想象。尽管这不是只有在中国才发生，许多开发中的地理区，都有其人文特色的“非正式的城市”在扩增和变型中。然而，此展却能以《城市中国》杂志为数据库和智囊团，正式面对这些景观背后的生活文化议题，揭示一个大国崛起的背后，转型中的种种生活应变和歧出的新生活形态。是故，此展在策划宗旨上，强调了引例的功能，认为所有的城市和居民，都有特殊的日常生活解决方案，这些针对法规条例而生的“例外”行为，因求生存和竞存，自发性地形成一种社会景观。

事实上，现代化不在于硬件建物的增加，现代化还关乎一方想努力想管理控制，另一方努力想突破失控的社会结构和对其进行中的历史状态。这些自发性的非正式城市，往往是地方生活现实的突围，也是全球化下的地域生存的奇观。除了中国之外，许多没有经历数百年现代化生活和制



Subliminal Inventions⁵⁶

- #1 拆除、迈向现代化的步骤
 - #2 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分布图
 - #3 替代性的在地新发明：保险套裤、姜汁可乐、粉红色和巧克力色的土产威而刚、马桶凳子等



Labor-Insurance-Mask Underwear

In the time of planned economy²⁹, under the policy of "developing economy, ensuring supply", individual supply and demand is misplaced - labor insurance was superfluous and living necessities were insufficient. Masks were the product of labor insurance, used for protecting hands; after they were made into coats and trousers, that could protect the whole body. Housewives spontaneously made the superfluous stuff into the items in shortage by handicrafts, which shows the folk wisdom in the resource conversion [Photo/Underline Office, 2005]

DIY Sanitary Pad

A self-made pad in which folded toilet paper could be installed and replaced for women's period [Photo/Underline Office, 2005]



度洗炼，却要在近数十年间赶上全球化生活文化列车的大乡小城，都有类似上述的新兴生活景观。以这些城市大街小巷里的不同招贴广告和文字为例，它们不仅是现代化过程的社会档案，其背后也呈现出一个庞大的古老社会阴影。

现代化太快，门口车位占不到吗？有的地区用椅子去占，有的地区雇人去躺，有的地区用车子去占，人再改搭出租车。剥开观光文化的包装，一个热切迈向现代化和仰望全球化的城市，其政策指导、区域意识型态和日常生活的欲望，都可能是在控制中与失控中完成它的物质空间之扩张，并形成一种生活认知。这种自发性的扩张和认知，不是城市规划蓝图可以预测，也不是文化高层可以指导。它有时是见招拆招，处于闪避和对应的状态。其间，中国地区无疑是一个特色明显的研究对象。对中国而言，到处想要控制的官方，和到处失控中的民间，造成了当代中国一种规划与自行蔓生共体的“有机”城市文化的状态。居民们学会在非条文规定外应变和求方便，并逐渐造成一些见怪不怪的社会景观。

《城市中国》杂志主编姜珺在与新美术馆策展人加西尔(Benjamin Godsill)合作时,于他的“自发中国——一部控制与失控的历史”一文提到:

“研究中国必须要研究其控制方式。历史上极难再找到另一种文明像中国这样，在几千年中如此事无巨细地讲究控制；这种控制不仅是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是物质化和空间化的：从城市规划的宏观规则，建造营造的中观法式，到生活用品的无数微观细节。”

他进而指出，在此背景下：

“对‘自发中国’的探讨便不可能局限于‘自发’本身，而成为与这两种力量博弈相关的辨证法：如果把其中一种力量看作是另一种力量的反作用力，那么无数散点和琐屑的反作用力也就构成了作用力的镜像；通过这种从边缘向中心的求证，我们了解到的不仅是一种自动发生的机制，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在一种怎样的控制性语境之中；如果这种控制构成的是中国的一个面，自发如何构成它的另一个面？”

美术馆策展人加西尔在接受媒体人巴维克(William Boswick)采访时,则提出一个外地人的角度。他认为《城市中国》不仅是一本杂志,它挖掘出的研究主题都是非常尖锐古怪的事物。不像一般传统学术上的城市研究,它能够“具体化”,让人在行文中如行在街道上。“以公众的视角解读城市,以城市的视角审视中国”,正是《城市中国》的主张。它以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每期均围绕一个研究性课题展开,试图透过各学科、各层面,介绍与讨论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权利空间背景下的种种现状,以便对城市生态、文化、脉络的进行梳理。例如,近期的主题和专栏,有“地铁营城:轨道交通时代的城市变迁”、“新农村/New Village”、“两岸”、“未来生活进行式”、“逛街学”等,均提供了非常视觉性的物质文化世界,以及其背后的结构问题。

《城市中国》于2005年创刊，数年间便一跃成为全球化背景下被关注的阅读材料之一。在编辑方针上，《城市中国》自许为一本结合深层问题和浅层表述、正统的官方话语和生动的民间叙事的多向度文本。它定位为政府政策和民间声音的联结单位，通过整合性的框架，以研究和批判取代宣传与嘲讽，采取新闻、故事、评论、词汇、法规、引文、对话、辞典、图式、漫画、图解等不同的文本类型，试图拼图出中国城市化的复杂过程和发展现象。其编辑结构活用了当代网络交流的特色，将工作室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等地。团队成员则汇集了经历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且能持以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以围绕城市生活的专题进行策划，以便在文本的虚空间与城市的真实空间，有效地建构一个共有的平台。

《城市中国》此刊物，本身就很有全球化的作业风格。首先，此刊跨公部门资源与民间力量，也跨学界与业界。例如，其顾问和合作组织，便大幅度地延揽了建设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重庆建筑工学院、南加州大学、荷兰建筑师学院等院校机构内的相关学术人员，而在刊物的研讨、编辑、出版工作上，亦争取雷

姆·库哈斯、张永和、马清远等知名者参与。其次，甫创刊，《城市中国》在2006年便积极参加荷兰“中国当代”(China Contemporary)联展中的“建筑城市展”和“视觉文化展”。2007年，再参加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杂志中的杂志”的单元。2007年亦曾陆续参与深圳“华森公司25周年建筑设计巡展”、“筑博·城市中国全球华人城市设计大赛”、“大声展”、“深圳双年展”等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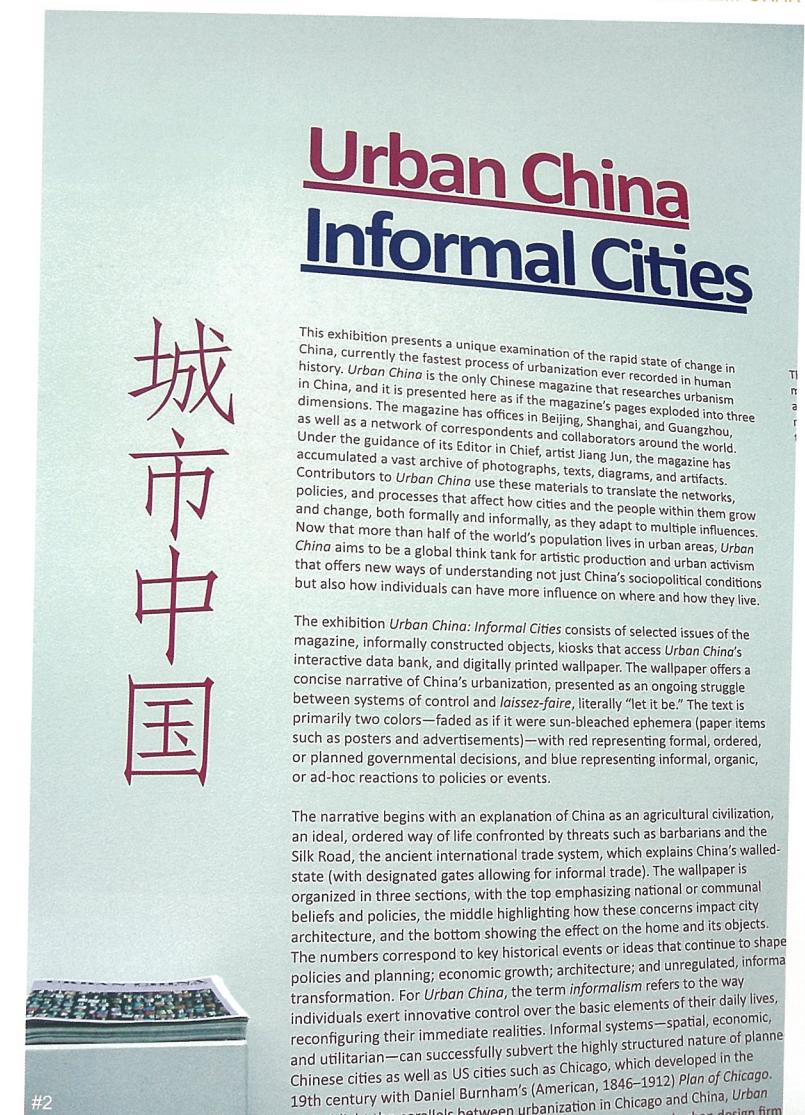
2010年，基于对中国经济崛起和城市起飞背后的社会和小区生态之好奇，美国三大当代美术馆之“城市中国，非正式的城市”，则以《城市中国》的编辑内容为策划灵感，用视觉展览的方式取代文本阅读，再现从大跃进到全球化，中国非正式的城市（或谓自发性的城市型态）之图志。从平面展到立体展，“城市中国，非正式的城市”呈现出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来世幻想”的中国式现实乌托邦。我们看到个体户迎战全球化的想象和行动，这些自发性的非正规系统，制造出新的年代空间，它以竞存和享有的姿态，调整城市也颠覆城市，生产出新世纪中国制造的许多卫星城市。

芝加哥当代馆“城市中国，非正式的城市”里的社会景观不是笑话。许多网络早已流传的“中国式XX”已出现过许多为追求进步生活而出现创意性的怪想象。而除了中国式的各种现代物质替代方案，包括中国式马桶、中国式摇篮、中国式内衣、中国式机车等“发明”之外，中国式结婚、中国式排队、中国式管理等中国式社会行为，也均呈现出一种全球化下，具“统一矛盾”的地域生活文化。

这种每个地区都有其应变式的生活想象力，
正自许现代化龙头的英美亦如是。

不同的是，中国小老百姓试图在控制中作脱空演出；英美小老百姓则很可能在官僚系统中团圆。这些“自发性的非正式城市”人文景观若记录下来，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年代时空，人对于权威机制的种种自发性反应，并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庶民生活机制。例如，各地的摊贩文化，摆摊（占领街头一隅）或均介入合法与非法的保护约。台湾的庶民活动中，在葬礼中出现脱衣舞、娱亲，在现代化民主选举中，也出现神权监督主的斩鸡头或卜卦行为。而在无业游民的地域观中，美国纽约大都会无家游民会用超市推车带全部家当，而许多地区的超市推车根本是昂贵品；美国西北角波特兰的街友，常见的家当是包、乐器和一只狗。

在重视多元文化平台的1990年代，这些景
不能非议，或只能“并置”不能“批评”，是
论者多谨慎地以包融的太度，将这些异域景



#1 由地方发明的新日常生活产品，自制女用卫生垫

| #2 非正式城市展的引介